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五十五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五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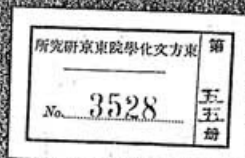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修

文選

五十五



論五

卷五十五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

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篇布被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

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善注同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銑曰朱穆感時弊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矯之今假

曰朱穆字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

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

問有北問也末詳其意故審覆之也故客曰夫

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濟曰

鳴阜螽起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

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虎嘯則谷風起

畫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也故陳四事以喻

之毛詩曰要草蟲躍阜螽故鄭玄曰草蟲已

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

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

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網因緼云於相感霧涌

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良曰網緼天地之

相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

相應之速也

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

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

戲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

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翰曰王陽登朝友

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悲人貢曰王陽登朝

已也此朋良朋之道休戚共之也善曰此明

之登朝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

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

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產也左氏傳曰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且心同琴瑟言

無為善唯夫子知我也

鬱郁於蘭茝道協善本膠漆志婉變力於墳

簾和移切銑曰琴瑟墳簾皆樂器其聲相

貌婉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

墳簾其芬芳如蘭茝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

道相從志順墳簾言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

膠漆則志順墳簾言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

琴瑟鬱郁如鼓琴瑟曹子建王仲宣詩曰好和

郁鬱鬱鬱如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公雷義

其臭如蘭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公雷義

謂堅不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婉變董公

鵲鵲賦已見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孟書王

諫而刻鍾鼎金版聖賢以良朋之下申萬人之

金版金匱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王璧禹所

刻文名玉諫古人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

而傳之也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

孟銘於鍾鼎傳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若乃匠

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匠石

見巧漫者鼻上有泥土匠石運斤成風聲以

斷之聖盡而鼻不傷後巧漫者死匠石為之

輟斤矣伯牙鼓琴意在後鍾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其若流波也後鍾期死伯牙終身不

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

而鼻不傷邱人立不夫之匠石曰元君聞之召匠

石曰嘗試為寡人立不失客宋元君聞之召匠

之雖然臣實死矣矣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式與張

邵為友邵卒乃夢於式曰吾以某日死子豈
能相及式乃服友張而以赴之將寢而極不
進母撫之曰元伯來母曰必范邪遂停柩乃見素
車白馬號哭而來伯豈有必范邪遂停柩乃見素
引行矣元伯歎生各異永從此訣遂自執紼
相見晝即至曉夜即達曙陶陶和樂彪友善每
曰范晝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善
友劭字元伯死當以某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
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
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
數其喪日馳往赴之既至廣將空而極不移乃
見其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
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
辭式執引柩乃前行式遂留家次脩墳種樹然
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效歟漢記曰尹
仲宣亡哀詩曰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
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
至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

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
所不知心計莫能測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言交
道多塗雖巧善於曆數及心算之入無能知則
其委趣也魯靈光殿賦曰騰煙霧之霏霏秦義新曰
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秦義新曰
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凡乎漢
書曰桑弘羊維賈人子以心計得中也
而朱益州汨骨彘叙粵謨訓撫靡直切絕交
游比黔首以鷹鷂嬖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
請辨其惑也銑曰汨亂彘常也鷹鷂也粵當為越撫
喻貪而無親妣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
論是亂常叙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疑此理
故請主人辨昏惑也善曰言朋友之義尚
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

書曰彛倫攸叙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
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
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嬰嬰相切
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昭絕交將司馬遷
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鵠氏傳太史克曰見無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鵠之逐鳥雀爾雅曰
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
不仁之人命論語子張曰長楊賦曰蒙竊惑焉
已見七命論語子張曰長楊賦曰蒙竊惑焉
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
濕變響張羅沮預澤不覩鴻鴈雲飛向曰听
絃曰微澤有草曰沮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
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
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
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善曰言朋友之交
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
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



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
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飛禮記注曰撫以
手按之也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楚琴循絃謂
之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
後將法焉王曰不可記也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
徽柱推移不可記也趙父二千餘里變政萬端亦
猶絃之何者楚之難蜀父老曰鵠變政萬端亦
靡之字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宿蓋聖人
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
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蟻屈從道汗為隆濟持
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驤騰也雙名言聖人
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螭亦隨時
降發也而况交道乎善曰言聖人懷明道
而闡風化如龍蟠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
春秋孔鮒法曰有人金鏡喻明道也春秋
素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

郵曰後雖殊世風烈固漢書韓彭述曰宋均曰持
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宋均曰持
驥化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巧則從而汗
鄭玄曰汗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
電善本雷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
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而為言也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費費微妙
反而後合喻權而時行微妙也肯意也九成詔樂
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也肯意也九成詔樂
詔樂則為權宜合珠喻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
公叔窮妙理之極謨善法神聖為言以成總交
論得矯時之理也極謨善法神聖為言以成總交
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弘致道衰則顯棟華
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棟華

音之道之微旨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
音之變時之義理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是得矯時之義理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謨善法神聖為言以成總交
之萌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道衰則顯棟華
天下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
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
為雷激而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
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
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
代將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
帝之司馬彪曰赤水遺其玄珠乃使問象求而
安國尚書傳曰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
善本作其愉樂恤其陵夷謂編之以綴類也織
驪字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
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磨也言

散感同也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感慶樂同
 驩仲長統之昌言曰成其道德仁義天性也
 成其物鍊之以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
 學也如琢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
 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
 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
 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
 萬古而一遇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忘
 江言有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難變之時而不
 也言有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難變之時而不
 變節者乃天下之雅友也歷萬古而一遇寄
 不可逢也乃天下之雅友也歷萬古而一遇寄
 通神於萬府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
 莊子曰萬府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
 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相忘於道術郭象
 莊子曰萬府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
 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相忘於道術郭象

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
 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辯命論莊子曰天寒既
 至霜雪既降吾是以見知松栢之茂也逮叔世
 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逮叔世
 民訛狙詐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
 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向曰逮
 世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何人之間隙也
 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
 末年之交多詐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
 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
 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明此明損友也左氏
 傳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
 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徒音義
 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狙詐之徒音義
 險雷激並起而授之荅賓戲曰狙詐之徒音義
 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子曰九人之心
 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于三季之末俗鬼神不
 能正入士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達

感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載五山之於是

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蚩蚩擾

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如素交如水之

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驚駭也然

善本有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

五術焉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

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善曰廣雅曰較若

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實韓曰董賢石顯梁冀

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也董賢石顯梁冀

重於此者善曰董賢石顯已見利交之中有

軍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

論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翕

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鏽

雕謂能為威刑造化也興雲兩謂思澤也下霜

露謂能使九州之人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

之也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

盛也聲疊謂懼燠灼猶威也善曰覆載天

地刻彫象形而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

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

鑪火所居也李顥莊子音義曰舉動迴山海

為火也瑞切范曄後漢書曰九錫文爾雅

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

日聲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資曰仿佛風塵

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豐懼也西征賦曰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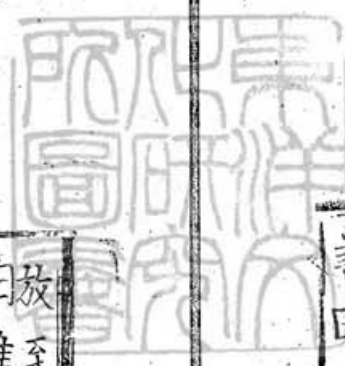
當恭顯之任勢也焦灼四方震耀都鄙日靡

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

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

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

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入告人明時取象於
 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
 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
 林宗碑曰于時神佩之望形表而影附聆
 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
 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
 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損魯都賦曰蓋如
 鶴馬以游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
 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皆願摩頂
 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至踵墮許惟切善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徇善本作荆卿湛沈宗族善本作是曰勢
 交其流一也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也
 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徇
 湛自殺也謂荆卿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
 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
 善曰孟子曰墨子無愛摩頂放於踵趙岐曰



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隱肝膽李顥詩
 曰焦勝枯肝抽腸裂臍鄒陽上書曰荆軻
 七族要離焚妻道我富將善本作陶白貲巨程
 豈足為大王道哉
 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開汗而鳴鍾程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公白圭
 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
 天下郭況家多金寶時人謂之金穴漢時濁
 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
 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
 漢書曰白圭又曰周人也成都羅觀時變天下
 者祖白圭又曰周人也成都羅觀時變天下
 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
 鄧氏錢布天下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
 治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
 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
 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則有窮巷之賓繩
 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開則有窮巷之賓繩

樞之子善本作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

微澤魚貫鳧躍颯香鱗萃分鴈驚之稍梁霑

玉學之餘瀝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與幸

富女會績曰富潤屋言以邀幸富者未光微澤也

光禮記曰富潤屋言以邀幸富者未光微澤也

也魚貫謂貧者聯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

也求其富家之門如鳥之連子曰君鴈驚有餘栗學爵

也漢書曰陳涉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去秦且之齊出關上之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

夜女相與乎夫江上之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

女曰妾以無燭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夜

明之照願四壁者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

泰出關願四壁者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

貫魚已見鮑昭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

望歸京賦見鳥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重

香西京賦見鳥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重

餘栗韓詩曰鳥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重

園池家君稻梁誇說文曰單王爵也史記淳于

酒於前時賜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

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銑

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晉

言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

公貨也若善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白水賄謂

何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

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白水如陸大夫譙善本作喜西都郭有道入

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播紳羨其登仙

拜太中大夫識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夫名聲著甚猶名聲也郭泰傳通

境籍游於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

矣美顧也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賈太

以此公卿間名聲藉甚音義曰狼藉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將宴喜范曄後漢書曰

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

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加以顗錦倫不為危言覆論東國洛陽也

顧賊六頌涿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終碧

雞之雄辯濟曰蔡澤頌顗顗流沫西貌顧顗顗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

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



善曰解朝曰蔡澤頌顗顗流沫西揖強素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相

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黃以二為三無與別也曰馬

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曰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

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

雞頌曰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

濕燠郁字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

葉飛沈出其顗指榮辱定其一言良曰溫燠

威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郭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溫氣至而生黍今谷黍谷

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寒

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外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顙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於是有弱冠王孫曰樞機之民發榮辱之主綺紕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郎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翰曰王孫公也綺紕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義也鱗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丐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傳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足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善曰弱冠是已見辯士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食又論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



儒統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賔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駟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陽舒陰慘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驪字本作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噍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善本作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噍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西京賦曰於沫憂合也相忘所趣是恒物之大情也相噍成亨萃子曰泉涸魚相濡以沫同病相憐綴河於陸相噍以濕相濡以沫

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典齊曰太

吳子曰何見而信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

不聞何上之歌者乎將懼實子相憐谷風詩刺

明友失道云將怨將懼實子相憐谷風詩刺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離承宴問子相憐谷風詩刺

焉大夫吳越春秋曰伯離承宴問子相憐谷風詩刺

信伯離乎子病相憐吾之怨與同子相憐谷風詩刺

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吾之怨與同子相憐谷風詩刺

不愛其所近悲其水同復相與流誰斯則斷金由

於湫小子隘勿頸起於苦蓋胡臘心切同金雖堅

剛利能斷之也則割也則頸之重之交言其重也

景公曰周易曰二人同宅曰子其利斷金左氏傳曰

宣子曰張耳陳餘相與乃祖吾難波左氏傳范是

以伍負濯既於宰誣凡張王撫翼於陳相是

曰窮交其流四也濯也宰誣因子胥也濯既洗

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

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

立趙也窮迫善曰交謂宰誣厄楚奔吳陳張困素

既尊而襲耳故曰窮餘交也張耳撫翼而奮飛餘

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既濯也在貧賤

類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浣史記曰伍子

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

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往吳伯

州犁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吳

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曰奔聞臣在吳州犁孫

王因曰胥請帛否以爲大夫與之謀於國事

史記曰闔閭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為太宰吳

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請和將
 許之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剄左氏
 傳曰哀公會吳蒙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
 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
 不同其入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
 如父子俱起遊馳驚之倫俗善本作澆薄之俗
 善本作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揣委初其
 倫字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
 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銑謂趨
 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纖綿揣量也言超走之
 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綿量氣
 之麤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冉冉耕德如
 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喻君子蘭
 薰雪白喻芳潔所慶淮南子曰澆天下之交
 黨為馳驚之所慶淮南子曰澆天下之交

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
 任權而為物平輕重也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
 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氣運
 纖續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氣運
 命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喻芳潔所慶
 謂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喻芳潔所慶
 明子為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喻芳潔所
 信陵之名蘭芬也葛洪魏志崔琰曰舊目諸葛
 文曰雪之白水折皎然曜世也舒向金玉淵
 海卿雲蕭蕭河漢金向玉之珍洞海之深司馬
 長卿揚子雲文章如蕭蕭之麗河漢之廣蕭
 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
 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
 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
 異哉加五采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
 也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子雲
 也又曰漢諸儒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子雲

河漢也其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

餘涇渭也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

菽罕有落其一毛舒向卿雖有頗冉曾史之輕

以半豆之薄澆薄之人見之梗謂解所土入木人

也菽豆也善曰若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

仲詠史詩曰善曰若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

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

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魏文侯曰吾所以學

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若衡重

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

鎚銖續微影飄撇滅雖共工之鬼隱驩兜之

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也良曰鎚銖輕

貌喻微有氣勢之入鬼隱惡也共工少昊

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掩

義隱賊之行荆楚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掩

巨大猾亂也盜賊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楚

善曰鎚銖已見沈約彈曹景宗文侯瑾箏賦

曰微風影擊吟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

共昊氏有子靖諸庸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

鴻有氏子掩義隱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

楚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

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駒為盜於境

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王肝跋扈東陵盜

賊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皆為匍匐逶迤

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導

其誠翰曰匍匐伏行逶迤邪行皆謂恭也折

趨勢之人見有威者雖共工驩兜莊駒盜

跖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是工驩兜莊駒盜

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中厚意也脂韋柔

弱貌便辟曲諂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態引

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逶迤邪行去

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逶

通蕭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蓋非子曰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也蓋非子曰
 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故也莊
 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
 者得車一乘已見江賦漢書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
 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
 都王建辟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以將
 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韋王
 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故輪蓋所游必非
 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
 夷惠之室苞苴余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
 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蓋謂軒
 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筭以東魚
 肉也張安世霍光也言從勢之人將於
 豪貴之門謀其勢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
 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
 日苞苴簞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裏魚肉者
 也或以葦或以茅荅賓戲曰苞苴思毫芒之內



也凡斯五交義同賈沽鬻故桓譚譬之於蘭
 蘭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
 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則
 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
 其勢然也蘭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
 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言
 桓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誤也善曰杜
 預左氏傳注以市喻交之文疑誤也善曰杜
 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之士大夫乎孟
 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
 之請以市喻之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
 市喻之交疑拾子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
 曰君之交疑拾子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
 如醴司馬彪曰林回水小人之交也夫寒暑通
 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

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

若波瀾濟曰通塞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

來暑往則寒來威衰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

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臣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

相乘躡此則徇善本作利之情未嘗異變

覆若彼瀾翻此則徇善本作利之情未嘗異變

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善本作矣字求利

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貪富貴賤不恒也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

隙於末也善曰言貪利之情同譎詐殊道也

范華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



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才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無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善本有乎字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讎客

見事晚也善曰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署門後為廷尉賓客復填門及廢

署其門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然善本無

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然善字

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

釁也銑曰殄絕釁非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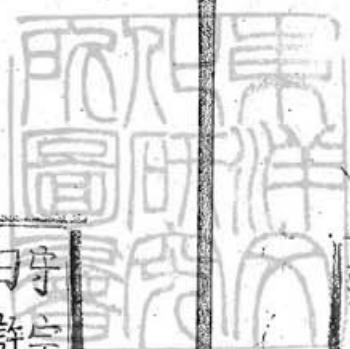
史記曰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

辭也與禽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向曰
戰相若也左氏傳注善曰杜預名陷饗饗貞介所羞三
釁也饗名聲於貪鄙也饗饗貪介之財食也言趨利沒
曰饗饗已見上漢書賁之古人知三釁之為梗
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擯古楚朱穆
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良曰梗病充過
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捷之令寄繼以
祠焉擯楚杖也昌當也旨義也義哉義丹穆
之情遠也已喪俗多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有梁
之初淳風已喪俗多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有梁
世之交情刺當特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
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
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
欲奔慰丹怒而擯之令寄繼以祠焉禮記曰丹



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稻也楚荆也
夏與擯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
得宗周象得珠言多寄言渾沌近世有樂安任
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鳳昭民譽郡名髦傑
喻美彥也縮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風早
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上以書
勅責揚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奔鄉里左氏
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名譽也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善本作俊邁聯橫許
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適美
文章之義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聚俊邁猶
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郭郭林宗齊衡
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賢客鄭莊置驛長
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
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方駕已見西京賦
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服子

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
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
許劭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姓田
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
氏在薛招致諸侯實客食數千人漢書曰
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客每朝候上問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見一善則肝呀衡扼
腕半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無
朱紫由其月旦也向曰盱衡擊掌也雌黃舉
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劭與從兄清共
品藻鄉黨人每品藻也許劭與從兄清共
旦評焉江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一善言見一
賦蓋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慨然揚
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主抵掌而言孫盛晉
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妄者輒
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



宇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
曰許子將與從兄靖具本高名好共覈論鄉
黨人物月旦評品題於是冠蓋輻湊衣裳
雲合輜輳側軒擊轡坐客恒滿蹈其閭闕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曰
輜輳華車也輜輳車軸謂之輜輳也闕里
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輜輳也闕里
膺之門限者謂之輜輳也輜輳車軸謂之
任防門限及輜輳者如昔人得衣冠士人得
李膺之門限及輜輳者如昔人得衣冠士人得
書曰郡國輜輳浮食者多解嘲曰冠蓋如雲
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
輳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訖文曰
輜輳車軸端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
鄭玄禮記注曰闕里門限也闕里孔子所
居也升堂入闕已見孔融薦補衡表范曄後

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至於顧盼增
 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
 走丹墀者疊跡良曰盼視也人有賣良馬者
 乃旋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
 遇騏驎駕益車於吳阪驥乃仰而長鳴以伯
 樂知已也言士人因盼顧翦拂而升臺省
 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影亦飄也組綴也雲
 臺臺各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
 善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此三旦而立於市人
 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
 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
 十倍又牙明說春申君曰夫驥一且而馬價
 行中坂還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
 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
 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翦拂僕
 也溺被翦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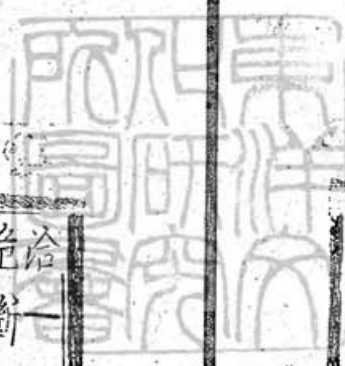
臨詩之臺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
 故稱丹墀兵都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
 賦曰躍馬疊迹善本作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綢繆曰締結也
 言當時與任助交者皆想慕其周惠子羊角
 哀左伯桃之義業也微美烈業也周惠子羊角
 為死友同之於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
 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善曰過秦論
 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
 狎胃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
 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論言世莫
 可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列士傳
 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
 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
 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及瞑目東粵歸骸洛
 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輪之賓銑曰瑱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助
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中常赴弔萬里
友死喪者每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朋友之墓宿草
不見家乃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朋友之墓宿草
不哭絕動輪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楊州善
曰東粵謂新安防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楊州善
也莊子曰夫差宴目於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
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大尺牀舊邦
帳謝承後漢書曰徐擇字孺子前萬里郡選
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死喪赴弔萬里常於
家預炙雞一隻外以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
雞徑到所赴冢隧以前水漬之使有酒氣升
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醢酒畢留謂
而去不見喪主動輪范武也見上文
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厲之地
向曰藐山獠諸孤謂助子也流離行散也大
海南海也鄣山厲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虞



善曰劉璠梁典曰助有子東里西華南客杜
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
是賴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
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
曄後漢書朱勅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
蔣子萬機論曰詩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刻
南梁典不言助子遠之友桂今言自昔把臂
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
成分宅之德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
魯聘晉過於衛子不辭而退後臣止而觴之
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退後臣止而觴之
子於是迎其妻交還其璧如金其芳如蘭此
平生也金蘭喻交還其璧如金其芳如蘭此
言到洽兄弟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金蘭又其死
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金蘭又其死
邱氏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吹噓各登清貫
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

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冷等視之悠然
不相存贍平原劉峻疾其苛且乃廣朱公叔
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
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
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記朱生
堪後物故南陽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記朱生
十斛帛五匹以爲常羊舌氏叔向之歲送穀五
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其父始
父之我終之也吾茂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
子自會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
樂而不作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其僕曰
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其僕曰
不其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而聞衛亂作右宰穀
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而歸之嗚呼世路嶮巇
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斬絕嶮巇薄也言到



危斷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孟門二山名嶮絕
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
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王逸
曰嶮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
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
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零
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謂曰耿介之士峻自
裹足棄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噉噉
潔白貌零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
者信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
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
足十日不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郭象
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
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

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茫曄後漢書曰數噉者易行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霧濁

連珠善曰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珠三者

指說事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

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儀以廣之演引儀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

土所以播氣節而任此章翥君象天地運動之

君德星臣德曰迴迫於天之功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治山盈滿若象也

地也含養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不遜后土所以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劉曰天地

陰陽之節生曰薄於天星迴於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紀星迴於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于國語太子晉曰高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聚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注曰播散也鄭玄五行錯而致用四時考工記注曰播散也

違而成歲齊曰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不相攻以成其理也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

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
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
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
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良
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
猶節也契信克諧和會也言百官勤居
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劉曰三才理
八音之節則聲和而讀合也
通趣舍不異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
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
納鏗鏘夕格之合散老子曰聖人執契而
恭朝於人春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
責於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
諧均而不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
調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
待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
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此章
明器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
也器能也錡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才小任
重於錡衡則困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
不稱任也鏡照劉曰夫錡錡之形大於鏡照
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
故在衡則衡危於鏡則鏡一曰稱亦勝也善曰勝或
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善曰勝或
胥曰越負也與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
力而辭豐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致豐大也
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
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功此唐虞所以緝熙
危鏡凶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
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契所以垂義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
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

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

不降佐於昊倉善本作蒼有賢人但蒼向曰此章明世

俊人也秀義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出世與

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

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

上擢拔也吳天也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

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

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

用之為貴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

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

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

有東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

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

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賢主之所珍不必適

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嚴

必辱鳳舉之使齊曰此章明昏主棄賢良親

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

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

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

處於山巖則發使嚴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

馬碧雞神於蜀是也善曰言末代闇主

神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

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也友朋漢書曰或言

蓋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醺而致於是遣諫

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

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施善本作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

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
善本作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曰良
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
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
不絕也五侯謂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
執跡也陵夷謂積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
於我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林
缺蓋由是也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
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
以桓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效依也論語孔
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
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
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賊夫東國之黜
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曰軌迹也陵
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
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

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
百姓無匱於心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
輝日也觀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
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
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
分故百姓無匱乏也善曰至道均被萬物
取而同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輝
競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類含響也汴南
子曰猶條風之時灑
許慎曰灑猶沈也
臣聞頌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
鳳是以巢箕之叟不昉丘園之幣洗渭之民
不發傳巖之夢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
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
不至矣頌致網網也巢箕父也箕山名昉
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

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致之
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綱不感時君之
夢也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
或言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
未能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
言巢許其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頻
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
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以洗渭為堯耳乎呂氏
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不以其言
不世有乃臨河而洗耳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
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
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
堯優許由非不引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
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
也由以告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
老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汝

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
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
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
古史考曰許由堯禮待之終不肯就許由人高其無
欲遂崇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許由人高其無
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
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與許由同志或
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茫畔後漢
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故有同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
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
復水名不一或
亦洗於渭乎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月之
察也有畔而眊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
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

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

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犬也鐘鼓樂也玉

帛禮也失鏡之質薄目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

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此精明之

鏡質尊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

故聖人以至精感玉帛之神應物為樂不假鐘

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

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吾示之以千金之珠在

九重之淵又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吾示之以千金之珠在

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乎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

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

善本作乘

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齊曰此章明積實而

小勝名虛而大也都

義也景謂畫象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

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

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嫗不悅西施之

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不悅西施之

女之影不惑荒嫗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見陸

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嫗可說於

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

乘馬班如玉肅曰班如樂桓不進也呂氏春

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

晷影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

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

縈絃所思

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

聲統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

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

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

首以達之言比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
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劉曰夫
黜尸以明誅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夫
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
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
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可言蘧伯玉之賢
喪正堂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君問其故子
言聞正堂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君問其故子
於正堂有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
經籍有之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尸諫然
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
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
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
焉公後知百里奚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
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
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
以上卿之禮桑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
奚繆公出當門外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
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



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
孫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臣也杜預曰先茅
絕後故取其
縣以賞胥臣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
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繁俊又之臣

屢抱後時之悲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

眼目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
也比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日為利眼
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
照垢汙於玉則不能中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
邪壅蔽不能善曰言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
後失也
屢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掩輝論衡曰後月後時而
之有目任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
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

壞其眼目以行謹人乎尸子
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善本
字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

於當年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

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

名善曰貞女沒身而燔質而芳絃以特絕而流

林賦曰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上

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

足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殂千乘之勢

弱於揚善本門之哭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勸晏子命

徹去之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孔子

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晏子之謂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

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規宋反報晉侯曰宋

楊門介子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二人脩身不

伐也孔子聞之曰善現哉言此二人脩身不

主執禮節於樽俎不敢加兵於齊宋也雖三晉之

彊千乘之勢不撓子罕加兵於齊宋也雖三晉之

嬰立威於樽俎不撓子罕加兵於齊宋也雖三晉之

善曰齊堂之殂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

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

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

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武侯

通言爾非謂平公之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

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

可命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

音大小雖異與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

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

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劉曰此言取其

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

都醜女暫說齊以爲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滿

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滿

也中適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

微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微義

俟待也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微義

後芬義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

司時而後彰也劉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

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

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若

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

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

致治之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

不堪應盛受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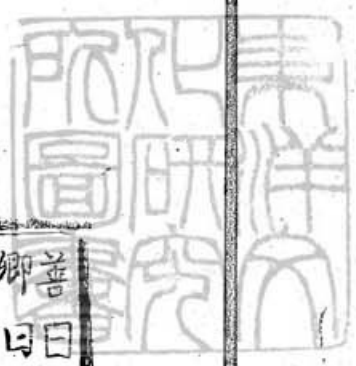
曰此言爲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

隆玄言流而晉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腸谷善本作之晷揮翻

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

有瑣而助洪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



言鎖處暑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鎖小也
飛廉之吹足非小能之入亦可贊助大業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
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鎖
遂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
也風伯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
被其涼是以善本作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
濟為弘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
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
理人貴賤其賞罰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
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善本作道繫於神

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

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翰曰此章明工巧可

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

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

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多其妙瞽史靜

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

聽聲繫神難成也人止則滅明妙道則難傳

也精奚仲巧見於器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
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
歸早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

增輝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

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不加於月陽燧取火於日

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以尋常水火於日

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異級至其極也殊

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

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之輝也周禮曰司

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燭於日之輝也周禮曰司

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明水者世謂之鄭玄曰夫

司農曰夫遂聲也明齋謂以

明水滌滌盛黍稷也明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

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

之辯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南荆楚也寡和之

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

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注說而諸之野人不

聽何得不食子貢邪野人耕東海至於西海吾

楚人其唱雅曲九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

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聽也劉曰商鞅

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

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

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

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

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

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濟曰此章明

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散驗操曲也

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

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



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
堅白為辭故其辭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
流存蘇張近而鮮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
董大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
洽之政尚書益
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
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
昭忒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閣潛形以智
差也夫人藏形於閣自以為匿聖人垂正觀而明
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閣自以為匿聖人垂正觀而明
情之觀日非尋捕聖非探贗但善曰以無私之照既
以爵聖人正見欲藏形託閣豈得施其巧密乎
智豈足自匿其事既探心而明感欲隱情而倚
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登折子曰藏形重光日

也高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儼其精重
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

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
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
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此善章

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
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極馮將帥

也天清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
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劭繼

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
臣也舜劉曰凶邪亂正亦言浮雲蔽天疾風

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共工于幽州放驩
道治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而天下崇山窳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鄢將帥也服小雅曰劭義也二臣費無極與

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
聽所傾非假土善本作里之操萬夫婉孌非

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

而命官魏曰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假空

為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

芳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

契而後成理也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

政之不洽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

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

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

掩鼻而過之趙岐曰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



已所易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

表善本有民倫善本無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本有

也此章明性愚不可教變俗散不可以力移

人非物而能致其明至蔽之時非克已勉

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微

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

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華丹朱之心仲尼德

治堯舜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

昭善本作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

心有時而謬齊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

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
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
天道有定畧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
明人此言難知於天也劉曰檢謂延檢不瀾
漫也此言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
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藏於龐萌魏
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孟章指曰言循
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
頡篇曰檢

臣聞傾耳求音眊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
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
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任良曰此章明量才
以殊能無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隔也夫
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
神勞而形安然司在一身劉曰耳之與目同
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
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
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
通猶百官象枝皆有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

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

愈達故陵善本作霄之節厲世曰此章明遁

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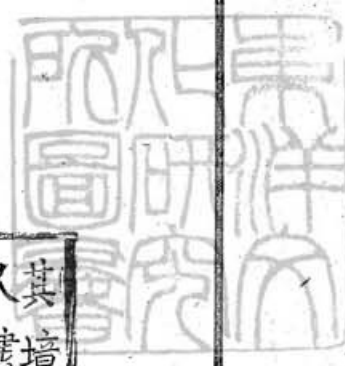
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

豈不可達故執操也劉曰名則傳之不動故厲節

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
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棄彼

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志不淫漢書蕭
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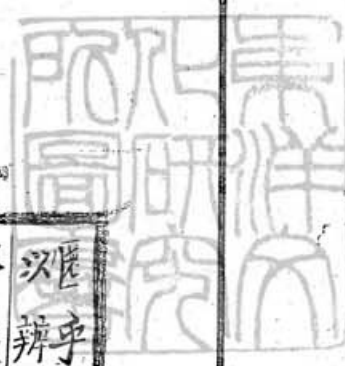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
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
沛之士忘桓撥之君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
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
也雲謂大雲也蒲子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
也也桓撥謂撥也時雍太平化也音不廣樂身
有也桓撥謂撥也時雍太平化也音不廣樂身
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衆人不思廣樂
也故不願劉曰帝之音鼓在秦之路之樂也秦
怒豐沛之治我三者自足其樂矣故無復思時
雍桓撥之治我三者自足其樂矣故無復思時
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冥有魚
名之曰鯨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
而曰子路為蒲宰夫子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
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



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
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樹木甚茂此忠
信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此明
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
漢也桓撥謂撥也時雍太平化也音不廣樂身
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子賤但子賤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同矇苟收察懸
景東秀則夜光與珣珣武善本一作匿耀是以才
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向曰此章明君
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矇矇謂盲人
喻愚也懸景日月也珣珣日月也矇矇謂盲人
璧各喻賢也珣珣日月也珣珣日月也矇矇謂盲人
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
夜光與珣珣成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

因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劉曰運
 若時來則賢者相繼而起劉曰運
 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
 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
 頌曰猶舍也四頓謂已離朱之東秀謂旦明也廣
 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曠農
 奏功薛君曰無珠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
 賈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
 起明于西郊陽上書曰夜
 光之璧武夫已見上文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
 包是以寸管下係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
 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濟曰此章明用人不
 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係
 向也謂挿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曰
 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
 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能逃



以辨乎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律以灰飛所
 二謂於陽城表觀其善影以司知日月之度斯
 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墍必周密布
 綆慢室中以木為案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
 其方位加律上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
 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
 所動者其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
 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也周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
 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
 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
 適事不觀萬殊之妙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
 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
 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

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
已應人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
之應失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
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期照聖
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
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循琴瑟每終改
調准南子曰鏡貌清明以待人形也高誘曰鏡
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也高誘曰鏡
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准
南子曰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准

臣聞祝國善本作希聲以諧金石之和擊鼓
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
物恒審其會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
序鼓也大祝圍輦鼓音雖希疎皆和金石節
之繁絃也言經輦鼓音雖希疎皆和金石節
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繁一祝之功也一契而

御衆者聖人之能也
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常作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
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
人鏡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
猶不責其通塞之起已及物可求諸備於一
善曰言為政之起已及物可求諸備於一
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
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
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
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麋厭則
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
不思銜燭之龍傾慕之心多肆恣厭飽充足

也王鮪魚名也鮪也吞波大魚也北有無
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
待食彼之於魚也飽為足亦猶登王鮪
劉曰此欲令各當其善而無企羨之心
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族也左氏傳閭後汝寬曰及饋之畢願
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己鄭玄
注曰充龍冠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
賦曰臣龍冠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
霧楚辭曰龍冠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
練骨也楚辭曰龍冠足也周禮曰春獻
天有龍燭而照之也
臣聞衡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風化也
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衡波
橫波王逸曰衡波也言及遇風大波
楚辭曰使江水安流淮南子曰龍舟

天子之乘廣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雅曰漂激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曰震風大風也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輦也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則靜凝而反靜止也舟牽水是動也何則牽乎動

靜而舟定故曰靜止也舟牽水是動也何則牽乎動

動之所牽則靜止也舟牽水是動也何則牽乎動

定之貌也自係乎靜則動貞於地是靜也風震係

而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

勢與上句稍殊不可易曰貞正也然此文是以
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
挾曾史之情曾史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

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
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
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劉曰此謂
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
屋不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
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
當拔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
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參史則
魚上已見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
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
亡簪齊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
也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
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
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孔子
將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

子使弟子問之對曰向刈著薪亡著薪亡何悲乎對曰
以哀孔子曰刈著薪亡何悲乎對曰
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人達時所
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
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屬流俗也善曰言
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旋轡
激三軍之流俗少原流慟
誦輕薄之類風俗後注同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善本作應感以其方

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
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閭於治者唱繁而

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君
行暴急之政則

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
猶編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與雲疾不
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閭
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主於性非性之

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

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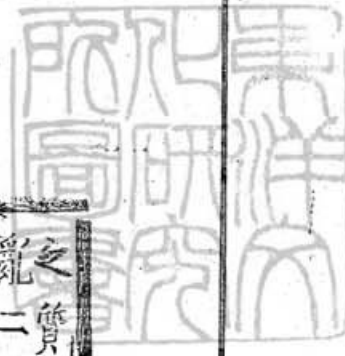
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宋見

數夫煙能生火性微則情約微子過宋見

賢曰感歎也宮室畫為禾黍幽王故無佇立之跡

令身死國破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微子也

善曰夫性者生



之質情者性之微故性充則感興情侈則國

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之跡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

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

密而含響朗笛踈而吐音

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

聖人用心物不能通則為網沈賁鼓

聖物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濟隆用行其正取

也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鼓言閉也說文曰踈通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
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
善本作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明賢者此章
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於友止人無擇
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止人無擇
無擇曰欲以辱汚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
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
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義利輕身
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利輕身
不曰性命之道舍靈所借以守道之方生則利重利
所以義則義貴身而義之所守道之所閉也利重利
方必開則義貴身而義之所守道之所閉也利重利
生臨川有投跡之哀以無揮劍之痛以義利輕身
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勿其輕於義文子曰左
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也
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此身則小身所重也



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
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
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
其質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
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循畫形於灰無見赫
其質也造至也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棄
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
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以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
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
窮於五絃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
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噴深該備也
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劉

日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萬
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
也小雅曰曠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
成五絃琴也己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
於前一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
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
淺深難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
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按推晷影脩
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
知神機至近非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
用所以不重其大不輕其小劉曰天布列象
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其小踈淵之積水人所
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步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
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
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
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

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

榮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

志漂櫓善本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銑曰此

有執節者不可以威而秦併之蹈海謂魯

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

連隱於海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

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

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盛不能易火
水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
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圻水凝火弗
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
縱而秦滅之故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
荒之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

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蹈東海而死耳吾
 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
 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伏尸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
 百萬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漂杵也史記曰武王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漂杵也史記曰武王
 乎左以平殺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以平殺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詩曰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
 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契海不能
 結風之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
 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
 是不足及也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
 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所窮也
 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開而所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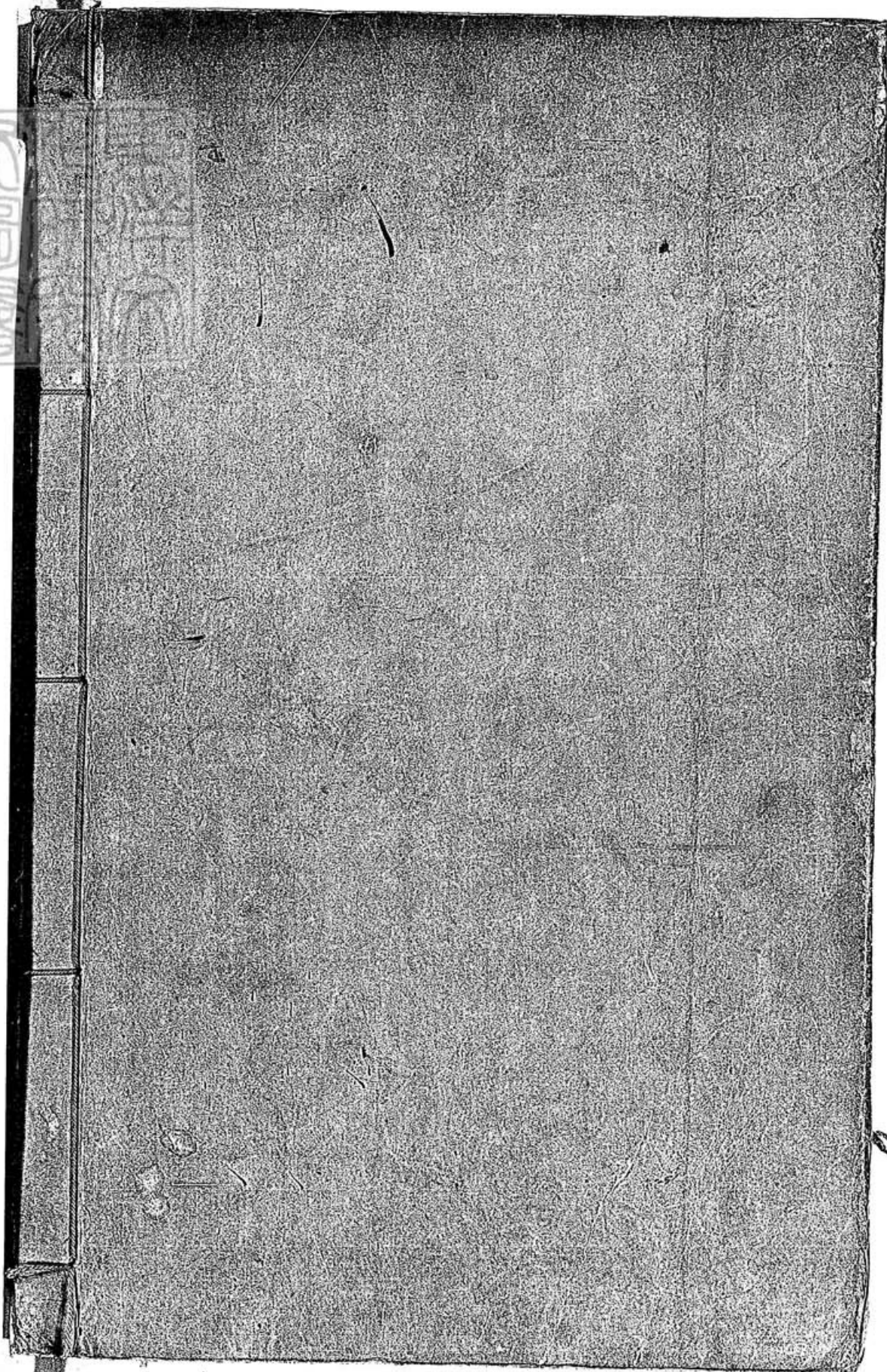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索
 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
 殺節不凋寒木之心時謂松栢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難
 於世謂松栢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難
 鳴也時謂松栢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難
 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而松栢不凋
 栢也淫侵也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栢不凋
 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
 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
 人益難淫翟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
 虞屋所壞李執曰陵雨暴
 雨也所莫經切幪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所蔵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